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四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五十五

詩集

喻邦相浪遊稿序 鄧以讚

喻邦相有楚之謫里之人駭之余解以其变化之說其說曰是夫渾而判與望而晦與是夫鯤之為鵬與山蚯之為百合與將夫鷹之為鷗、之為布谷久復為鷹與故夫前者不可以執而後者不可以異也聞者不解邦

相歸語之目擊而笑予益之曰火而條冰與昔擊轂今
張羅與其易黃鵠而雞鶩與化荃蕙而蕭艾與邦相正
色曰何言也然獨愀然抱孤臣之思遲回于仕止予乃
告之曰聖天子在宥烏用是操心哉子行矣夫遷客之
自引也曰賢于人逐之耳夫愛君者不子于自好信心
者不棘于明人故擊跽曲拳人之所為我亦為之不以
為忍辱也紆懷帝閭不忘欲返不以為希進也藉芳心
之莫揆卒以放逐則還璧以去不以為不知幾也其于
于世豈數、耶行矣邦相舊潛于詩予嘗戲曰佳名

竊屈清暑寺杜安委也荆楚者兩人之跡在焉案牘暇
餘澆酒攸往不可以會其餘爽流風耶于是笑而出二
稿讀之一醉墜一浪遊其言深切而有餘思已庶幾作
者斯所謂穷而蓋工與雖然或溺焉非吾所知也神解
者無所不解詎以妍拙清和耶聞並刻于楚述此為引

白岩山人詩稿序

王宗沐

嘉靖庚申余廉訪江西時江陽白岩柴山人適遊匡廬
旅寓城南屢獲促席燕坐山人縞服癯形與之語大奇
若決水東注風振落鋸木屑下紛、蓋腹于中而薄于

世者曰索其詩讀之雅淡平和掉洗埃壒幾風人之趣
余惟山人以才不售而所抱有以自樂遊公卿間獨發
其談悰泊然無所求稱其為高為之刻其詩未幾會兵
事又移官去不及為山人序比甲子余乞歸卧龍陽山
中而山人復來訪索余終序其詩太末去余居七百里
險絕盤桓山人不走權勢有力足重山人者而問余寂
莫喜且訝亟沽酒燒燭得悉叩山人所畜業馬山人曰
始吾為詩見有為之者物峙其外而吾揣于中時非無
獲而不得者嘗十五也今余之于物也逐之于顧然之

交矣而不見其際也吾之動于感也至彼幽然之源矣
而不見其昧也不覆于嗜欲而讀遺吾真凡襟然紆吾
前者皆吾所欲道也筆之于書而不知有言矧工拙耶
吾予是而已余曰茲獨言詩哉進于道矣曩者余竒山
人謂能外升沉富貴不介急急也而獨工其詩今乃而
後盡山人昔韓退之送高閑上人云其昔近禪于物泊
然無所好則情事刊落無以發其不平而其技不工是
亦迹其膚拘于方云云者烏乎然夫詩何為者擷天地
萬物激于耳目而以語道其精彼不平者之所起衝然

與物為擊以已之情而逆物之狀則有對鼓吹而泣者
又安有得于天入于微而傳于後也古者才人逸士或
寄傲于山川或耽情于飲博幽人離婦羈臣孤客亦以
其怨憤雖為未幾于道皆能執此以拒塵垢而薄世味
其詞六時造于微夫深一情者拒眾情拒眾情者露天
真則其為詩也猶之寄焉而言乃微况如山人者乃忘
眾情而反天真刊落身世與造化游則其為言深于道
矣又安在其淡薄頽寂無以工其詩疑為也余誠不足
重山人而多病養拙山人以其迹蚤退似知化者不辭

遠道索余終序其詩故

梧岡詩集序

王宗沐

心與物寓于天地之間也其皆有至于風行于天方其
怒號突咬被于山林萬竅無不遭而穀焉而受者亦必
以高下為量剽疾輕緩小和大和各自成律而卒莫相
一也方是時謂木與風本有穀也而皆不能無所得謂
木與風本無穀也而相遭則鳴常而不拘變而不測非
所謂至者乎詩穀也而待于觸自田夫野叟與夫遷人
戍卒嫠婦羈臣以及夸士大夫其情之釀于中者溢咽

抵啗而不能不待于觸以發無待則至者不出卒六撓
剔皮膚而不足感人心以傳于後世故雄者兒戲造化
芻狗萬物而一不足當其心氣完量大叫號掉發以遂
其不平雅者密濡修飭為方嚴其和平委蛇當于中毅
道奇者不稱焉而卒六莫能廢要不盡然而皆得其至
則傳此其大都也自殷華繁艷士人沉于其中沒脛及
腰不能自振凡夫世之可悲可慕者舉得入于中而搖
之則心之至者不出無以鉤深物之至者不合無以取
奇其于雄者不啻不能而于所謂平和者六以排比毅

偶挑于外而引其中卒非鄙猥者之所能道也唐人以
詩律名家而一二尤傑者始必有得于禪取其寂莫枯
槁之處趣以洗其蠶腐懂冗之裘猶之濯垢以沃而解結
以鑄而後僅窺于詩之際嗟夫何其有限而難也物遇
其至者適得則失口濺沫不失其妙而苦者往、白首
閑閑而卒莫能窺也此非所謂難言者耶余嘗以是求
詩而卒莫余爽也乃吾師梧岡先生少負才特性復雅
淡不與時競往嘉靖癸卯間嘗守台白日事罷輒把卷
自哦余為諸生嘗以業請見先生左右圖史無吏煩先

生今官階誠崇然閱歷已深遷延不速有積薪之嘆而先生泊然益自喜吟不輟也不詭于世不借于禪抱其至者以待觸于物愜意則塗汙冊籍流囊篋以為富與以有聞于後自卽署積至貴陽若干卷讀之詞藻雄渾而意趣溫平鏗然金石之音當必有好而傳之者而先生曰必子為我序之往某入仕先生嘗出以相示間亦傲和為之而終以出于勉強而不工邇來稍有見于心與物之至者流行于兩間未嘗息誦而畜之當必有遇者方將收召精魄為舍筏之計而奔走于官未能也十

年流轉遇先生于長蘆再聯官于廣右每見輒知先生之得于至者日深而不止而非余亦莫之知也故以是復先生云

池亭倡和序 羅洪先

唐以詩取士故其詩猶今之經義人皆習之其精神所極可以動物而遺世攷其名于時者各有師承或結社相招互切劘以求長益至國初吳人猶有聘社師開詩榜者余以是知天下之事未有為而莫倡美焉而莫之和蓋自三代以來李校之設所以相覘而善者其說已然

獨詩也哉今世雖俗汙習不至于奔走利欲亦莫不有朋比附合之人然後足以通其窾隙深其机筭而人莫可奪獨詩也哉方其朋比附合之初亦非必保其心之無他而遽責其謀之皆善也及其智慮漸周意氣漸協始有不容暫離者今世獨利欲為然耳求之于詩已有所不暇又况三代之季校哉使今世有一人焉即所為詩求如吳人之用意雖非絕藝然視今世之朋比附合固有間矣使又即是以求三代之季校所以相覲而善者以或庶幾于萬一縱未連成其用意豈不尤勝哉

然竊觀今世講仁義服道德者雖其党與甚多每不取信于人若利欲之畢効豈獨驗于彼不驗于此歟亦豈無倡之者歟抑有其人而人之逆詐與求備者之遇歟南湖劉子某早以病廢好為詩與之遊者數人更數年而意不懈嘗見其池亭倡和集錄而知余言益驗也嗚乎劉子獨驗于詩耳不有進于詩者耶劉子縱未暇余猶將俟其人而况今世有是人耶嗚乎余獨幸劉子之猶驗于詩也

吳越詩引

少海

楚嚴子自以風節意氣才華可凌駕一世而沉淪播遷
與時不偶以為大戚予退居江上而讀其詩蓋嘗語諸
其人曰詩太上能為風其次為厲其次不能為風與厲
子之來戚也其亡乃是為厲子弘德間人尚惜才洛陽
李獻吉有詩名入朝遇強戚畹當避路獻吉不受回稍
而齟其齒徑躍馬去自州奏言狀時昭聖聞奏泣請于
內椒房貴人犄角于外孝廟勉為下廷議置獄宰相執
奏白夢陽少年有才誠狂俠不省事理然不當為外戚
置法為天下笑繇是得從末減予友高子業獻吉門人

言其事津々有味嗟乎使獻吉在且得罪于是眾方群
起而搆陷之不驛矣豈望生還耶往時嚴子以能事傲
忽人得謗予在官坊蓋聞而哀之寔不謂其能散詩穷
變極態賈旣如此也今來為郡詩益苦名聞日益高其
去將為臺察諫議在天子左右陳說利害樹休光無窮
則又不當以不遇為詩之罪不可則退而處梅池州堂
聚里中少年講論心奪明先生之道成就良子弟為國
家用亦當不廢為詩又不可則買舟瀟湘洞庭之間鳴
琴採藥絕懷養德以此自老使後世讀吳粵之詩而思

明文海 卷三百十四 八
其人以為不可及將與桐江高士並稱為大小嚴豈不
壯哉若徒以詩名代而無澤于道即能奔走漢魏而稱
雄于李唐諸大家之前知篤行君子不以為得也

秣陵集序

余孟麟

余束髮與黎中秘游蓋習嶺南歐先生楨伯詩是時楨
伯遂諸生耳願以稱詩聞後余偕計上公車楨伯以明
經推擇入燕習其人因益習其詩也亡何余以不售太
常去楨伯亦隨牒之廣陵之汝南不聞問者數年所矣
又後余持橐金馬門而楨伯以慈恤再起遷國博又遷

廷評日從都市交驩是時楨伯詩益工名六日益起鬱
然海內宗匠矣又後余謁告南歸楨伯又遷工部尚書
卽而南則相與誦藝秣陵灑、無間也會楨伯倦游且
移疏乞休新安吳孟伯次其秣陵諸詩刻焉徵余言揭
諸首簡余述所以雅游于楨伯者如此而併為之序曰
夫秣陵據有江山之勝不啻靖滄河華明興為高皇帝
故都則商亳周鎬遐矚攸存負壯游而稱歷覽者往、
結轍于道况當綦隆之際履好文之朝荐紳先生得以
優游省闈枕籍圖書作者響臻彬、乎盛矣楨伯李務

博宗而詩尤專詣一時兼乘槩名家多所效附今觀其集
 睇景紆懷即事導興或于宮庭廬衛而登紀錄或于仙
 臺梵宇而述宴游或以訪古而寄慨或以停御而卷心
 或占綴于酬知或湛思于掩閣清裁駿發續映篇流所
 為瑰其志而肆其端者蓋得江山之勝非尠矣古今間
 人有經遊題品者後咸引之為重即以楨伯詩貽諸將
 來其不為秣陵重哉昔唐杜工部子美游騁長安而杜
 陵韋曲諸篇直與川原艸木爭勝千載而下犹然頌之
 楨伯與子美同擅才名同稱工部同以遊騁倡和篇章

為都邑增重然子美遭天室之亂轉徙于河西劍南崎嶇以
 從行在何其不偶也今天子登又右賢而楨伯迴翔禁
 署播雅頌之元勳以襄潤鴻業視子美所遇殆過之矣
 抑余又聞世之譚詩者類謂吳下以色澤勝中原以風
 骨勝其沿習使然也楨伯崛起百粵而業寢闕蓋兼有
 其勝能以粵之詩與吳之詩中原之詩三分鼎立斯亦
 豪哉則微獨為秣陵重亦為粵重也夫秣陵重粵重而
 楨伯之詩蓋重矣

重刻徐迪功集序 歐大任

昌穀先生吳人也官迪功郎國子博士所著詩文六卷并談藝錄稱迪功集故刻于豫章歲久漶漫不可讀崑山陳君敬甫之守光州也為之翻刻夫吳人之好文者自古記之矣季札歷聘諸侯交叔孫穆子晏平仲公孫僑韓宣子蘧伯玉之徒而達于禮樂偃也壯季中國與顏閔冉卜端木顓孫伍翩然引孔氏詩書之旨以修飾其俗風氣鬱勃開光倡始功孰可誣漢魏至唐才盛江左所謂南方之季得其精華詎不然乎明興高楊詞人一時領袖宣德以來海內和豫庠陵長沙鏗鳴館閣三

吳作者張節之劉欽謨吳原博王濟之張亨甫趙栗夫文宗儒邵國賢教君子同穀齊響翕然並平興大都吳語為工轉徙流易揆之昔人蓋不能無朱絃疏越太羹玄酒之思矣昌穀擣詞穉齒束髮登朝北地信陽閩中歷下儀封室應建業亳州七八大家雅見推重益共磋切標界懸旌匠心師古于是窮奧研深搜竒獵秘漱群籍之芳潤擷百氏之英蕤每有屬綴肆其定力以就千秋之業今考集中樂府古詩已窺漢魏歌行雜體準則盛唐騷賦頌贊書記碑誄駢字潘陸江鮑之撰著矣嗟

夫延陵之業以齊魯大夫言氏之業以孔門三子迪功之業不以獻吉諸君哉且昌穀評事廷尉府中壓弃糾纏起家進士位不過國李掌故爵祿不入其心卒成空言以自表見此疴痿所以用志凝神熊渠所以射石飲羽也大任不揆淺陋于昌穀謬謂能私其指喜敬甫加意斯集曰語之曰中原馮軾之士聞奏雅于闔閭之墟所不以曩昔吳歛相詫者其無忘徐先生哉

黃淳甫詩序 歐大任

太史公紀載賢士大夫之業多稱家李賈誼之孫嘉能

言尚書韋賢之子玄成明于論語城固鄧公賢良起家章也修黃老言顯于諸公間張廷尉子摯不能取容當世馮唐子遂為奇士田叔子仁不以百金傷先人名萬石居奮有建慶以質行醇謹著嗟乎衣冠禮樂盡在是矣後之史家往、叙安平崔氏汝南應氏王逸少之累葉能書劉孝綽之群從競藻是雖薛藝六為難焉彼貂蟬聯襲金紫輝映何足道哉余往來燕趙齊魯梁楚之墟從荐紳先生游好覽當世名家所論著斐然盛矣而文雅儒業克稟家風者一何少也浮淮至廣陵吳人黃

君淳甫與余通書淳甫父勉之習于北地李獻吉海內
莫不知有五嶽先生江左好文李恒推轂黃氏具見王
元美藝苑卮言中今年客自姑蘇來訪以所刻淳甫詩
示余曰淳甫願足下有言也余亟讀亟嘆曰名父之子
業在箕裘不當如是耶夫燕之函秦之序胡之弓馬粵
之舳艫豈土性之良哉幼而枕蓆之衣食之不遷于異
物雖欲不良不可得已淳甫覃思六籍抗志浮雲藜藿
不充短褐不完一室蕭然有先人書二萬卷古圖書數
百函三代秦漢鐘磬鼎彝頗具日與同志翫游其中謳

喟嘯吟咕囁吐嗟而神情悠然于三江五湖之外蓋其
詩殆南華賜扶搖之懷寶鴻挾風霜之氣矣余竊聞之
北燕綿祚召公之烈也趙武復立成季之勲也然三郤
之後降為皂隸伯陽之政不能保叔鐸之祀是又遵何
說耶蓋爵位常墜于盈滿金玉每忘于多藏惟明德是
秉爰克永世素業勿替可以紹乃前聞也昔范宣子談
不朽魯穆叔則對以立德立功立言而御龍豕常不與
焉夫豹之所謂不朽者斯淳甫所以世其家為五嶽先
生之子也欤

居夷漫草序

吳國倫

袁山黎君寔氏故善說詩尋以詩起家三仕為文孝官最後乃得稍遷中都天長令往在時江嘗介一使走千餘里問詩于余蓋託之乎知音不待面也予感其意艸一詩報之垂十年不相聞問矣頃又自天長命一使來請序其居夷州起而視之則皆寓清平時諸作也清平故黔夷地自我高帝闢而造之為衣冠之國弦誦之鄉者二百餘年而猶稱居夷何其在先朝王伯安先生寓龍場嘗以何陋名軒君寔豈亦有所感乎目憶予二

十年前嘗奉簡書視黔中李遍歷所郡諸山川名勝蓋有穆駿所不及周而漢節蜀師所不盡下者心竊自壯焉至欲吐一詞張之則其景未易敵且嘗三過清平與故人孫山甫王幼明把酒稱詩累日夜不倦至于今香爐金鳳諸峯色霏々几案間未忘不圖君寔武予舊遊而能以詩敵予所不敵起予哉蓋君寔自少守家孝有其父風又多大人長者之遊為能抗志古者兼通六藝詩多唐人近体而即無一語不唐乃其思親懷舊述旅悲時類多輪寫性靈依傳倫理神情所會才美赴之庶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百一十四
幾有風人之旨焉又不為唐体所狃予又聞秦楚燕趙之歌也異轉而皆樂八夷九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予觀君寔居夷而不陋美所為詩且與繁瓠之蘆笙并矧之土鼓金齒之弦筑迭相響應即清角如曠吹律如行無以易其悲樂之情予手而誦之黔山川又若驅而至前也謂君寔不起予哉今君寔由文季官而涉百里長去偏國而適通都其塗漸坦而其志漸舒采詩覲樂以待宣布中和有餘地矣其母一日忘居夷意哉

江長洲鵲巢詩序 徐顯卿

江使君蒞吾長洲三載政成有鵲來巢其堂教焉或曰將使君躬太上所繇俾民無訟將使君達而斷事無淹畧並能令訟庭空無人禽鳥斯至于太史氏曰唯、否、斯諛辭哉民之不可馴久矣使君雖甚盛德不能俾一旦無訟長洲最繁劇簿領殷湊使君隨手輒畫輒復填委雖使君才奈長洲何必不能令訟庭頓空吾謂鵲之來巢其難政在吏人攢立隸卒呵擁民以事至者謀懇聽命榜笞譴呵喧囂之日多而雀恬然巢其堂宇飛伏飲哺自得則使君豈弟之德神明之政繁而能整喧

而能寂與萬物無迁其所感格者深守漢代循良之瑞
 非不曰神雀鳳凰然未聞有傍守令朝夕來帶視事而
 巢者使君自此樹名世之烈彼忠孝侯何足道哉吳中
 學士大夫以遠山澤之癯莫不侈諸歌詠不佞雖避地
 陽羨未及接使君顏色而我梓里父老子弟沐使君之
 澤不佞悉使君鉅細故因余壻劉銑感君使教植以是
 編請序頌美無飾云

王承父後吳越遊詩集序 王世懋

唐以前詩道未廣至唐以詩進士而士之嫻于文辭者

爭業詩則詩在廊廟不在山林終唐三百所稱山林遊
 士工于詩者孟浩然方干輩不數人耳我國家右經術
 士亡由詩進者放曠畸世之人乃始為詩自娛宜其權
 在山林而世不乏響然弘正以前風氣未開振騷創雅
 寔始李何其人又皆以進士顯而其間稍、建旗鼓菰
 蘆中能與相角者一孫太初山人而已山人于詩可稱
 其体未見其止嗣是而後駘、輩出六朝尔雅則俞仲
 蔚氏標其宗盛唐渢、則謝茂秦氏專其律六犹孟襄
 陽河漢梧桐為五言之長城也盖至于今而登進之門

日艱譚執之家日廣裋衣古冠肩摩踵接皆自稱遊則
詩道益禱而多端而猥鄙嘔噦之夫時竄名其中以妍
吏議至使縣官下逐客之令甚為山林辱甚矣王子曰
予于王承父氏握手稱石交願為之序蓋不獨以其詩
云承父少豪于酒不喜為章句李與胡原荆陳貞甫願
益卿為刎頸交已復交王元馭范伯禎最後與余兄弟
相得方益卿吏越則有前吳越游貞甫吏楚則有瀟湘
游原荆貞甫或承父時有山陽之慟元馭拜相益卿中
丞遠左承父絕不往干晚得疾瘡遂不復綴飲時泛輕

冊往來吳越間其遊不能絕遠而自喜為詩豪益甚縣
令今侍御徐公聞而重之固要與見已為捐月俸二十
金刻其近稿曰後吳越遊時人兩賢之則今之遊士所
為勤造請而不得者也承父于諸家聲律靡所不工而
尤長于七言歌行頃刻數千百言如荆卿相泣樊舞陽
裂眦灌將軍罵坐又如陳思王初見邯鄲子叔傅粉胡
舞說俳優數千言後整衣冠陳王道之言可喜可愕種
、變幻真能以牛溲馬溲為藥餌喜笑怒罵為文章李
何以還于斯為盛蓋標其專詣則太初讓精綜其全文

則俞謝遜魚抑亦可謂斯文之豪矣世懋間語承父今山林道衰所見唯有足下願終自愛承父重感余言嘗慷慨謂余曰君無憂叔承矣人為君家兄弟所重即欲為不好不可得矣君無憂叔承矣其襟趣真率如此余謂承父不遊大人而遊丘壑不以人遊而以天遊然則是區區吳越者何足盡我承父遊也余為此序要使後之君子誦其詩者知隆萬間有不辱山林士如王承父而徐令君之好士亦緣是不沒云

吳淞詩委序 莫如忠

松故吳越區與江湖阻深環以瀛海中含扶輿清淑之氣鍾于人文宜有馮鉅龍驤英雋蠡出振金石鳴大雅而應階平者猗與盛已粵稽遠古自陸平原兄弟開其源顧侍郎顧著作張步兵諸賢揚其波迄于皇明啓祚列聖右文海內詩道益廣時則高楊張徐四子掘起後先其所撰造幾貞觀開元之逸響詩未亡也而近世談藝之士乃獨稱李崕峒何大復二大家為國朝風始前無古人至曰廣長數千里上下數千言年詩得何與李其見慕如此豈不以二子詩律之工見謂一洗胡元以來

之紕漏而遠追哲軌于杜少陵氏視三百篇指義特近
哉余第邈自艸昧最初如袁御史景文先生者抱孤貞
于海濱歸卧之日志窮騷雅力挽頽靡詩非杜少陵弗
道然乃得其髓不獨咀其華領其神不獨標其格讀在
野集即寥々斷簡令人有一唱三嘆之思焉嘗試以戰
喻何李則斬將搴旗之功而發縱指示者繇景文始胡
謂前無古人也顧景文方事韜晦不為名高以故一時
顯號且不列于高楊張徐間矧何李之炎々者有不為
掩且絀耶自古稱立名之士于遇幸不幸時有之者固

是今海內李士皆知道景文而于松尤著則何景文松
產也松自有景文而其後若錢子思復陸子宅之曹子
又玄輩斌々嗣興為之羽翼松遂以文獻稱雄江南曰
斯以言松豈儉士而士生何負于時第莫為表章則有
以湮泯終者余為此惧故嘗檢之郡乘采之風謠凡昔
賢托詠苟片言合作思盡按括以傳興郡人士共之而
李慚博雅鑒乏取裁幾成廢閣近從友人所偶覩一編
案頭則先余而有是志者為欣賞久之因錄以歸考證
其說益所未備或詩與名氏並存或名氏存而詩逸或

名氏與詩俱佳而時論未許或生異鄉間而流寓吾土
沒而葬焉者咸列有差搃凡一數什家分為四家將梓
之而題曰松吳詩委志所自也嗟夫合浦之淵懸黎是
萃鄧林之野材木從生今松人士以挾天擣藻之技相
高人擅靈蛇者十室而九即五尺童子工為吽哦有緩
頰盱衡語必先士而志千秋者松豈材木懸黎之藪而
士之鄧林合浦也與哉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及其杞宋掉文獻之不足士無論識其大者如欲討詩
委于鄉而因文獻之徵以藉多賢之助則覽斯帙也可

以憮然有興矣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五

餘姚黃宗羲編輯

序五十六

詩集

適亡藁序 黃姬水

余父少綜墳典設科于晦墨之館嘗會諸門生言志時
余方髫幼父試之曰六言汝志余即應曰棲丘蹈舛採
藥飲泉父曰指余笑曰此真山人兒也及長游郡校而
執志山水後母亡曰邁心疾每在泉穴則神情怡暢危

攀遂討積日忘疲輒有累糧長性之意若歸廛舍即心
怔體孿不能一日歡怛且春明控景則思飛花滿屋蔓
草連蕪青女司辰則思紅樹巖隈蒼葭水曲霞月之夕
則思石葦臺琴雨雪之晨則思洲蓑江櫂雖至玩圖披
壁往々心熱于攜家夢寐丘壑者二十年于茲矣嗚乎
物性不齊人心各有譬之雞鷺雖驅置疇旬其黍啄埒
棲終來依人若無山鷲野鷗雖樊之縛之其意未嘗忘
振翮于青冥也憶性不可矯々性者偽心不可違々心
者勞莊生有言曰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

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嗟乎流
光不駐人壽幾何今之赴衰即昔之趨壯也世之殉榮
希進兀々老死牖下者莫可紀算矣余獨無心果無感
于莊生之談乎然而尋嶽未及買山無貲南國故墟坂
田之畔有屋數椽泮溪四繞城山半開雖赤門之偶宛
然僻島長林間也丁酉之歲潦倒南還十月初吉迺就
居焉素心既酬性宇斯泰游澹合漠將運委曠垠而畢
影潛寂矣偃仰二晷輒抒十詠社中諸君遂和成帙目
名之曰適々藁友生某請梓以行其金陵客思以下若

千首附諸編末者以皆一時之述也昔伯牙志在山水託諸琴唯鍾子識之序志在山水託諸詩世獨無鍾子乎覽是稿者識予志焉可也

項子瞻詩送序 彭輅

項山人子瞻者以八十老死其所刻詩雖有他名公序余謂序詩如寫照必與其人久處熟其顰笑喜愠眉髮面龐神在我手然後付之筆端自有不似之似假令貌人于半面即巧繪乎所謂似形而神則遠矣余習子瞻頗知其詩暇日別選而梓之為之序曰子瞻集中目六

朝初盛唐逮錢劉之調無不參具晚唐之爛然著聲者間或有焉要之自為子瞻詩成一家言矣余嘗憶與子瞻共題余率矢口自娛吟訖付覆瓿而子瞻撫髭苦心洗琢期于藻堂始出相示余每嘆以為不及也且余知子瞻詩不獨以詩蓋以諳子瞻之平生子瞻于經史群籍稗家梵典無所不讀而文選徐庾諸俊之什尤所酣濡者少以帖括擅場似可垂手一第比試輒不收置弗更業日召客豪飲家用益落晚赴公車官上林非其好也棄去歸結茆南湖之渚數往來僧寺間惟韻人之落

魄寄食藥囊坐隱者與偕故其為詩崇爵之俗狀寡山林之幽趣多也况詩者人為之人之貴賤泰約各有其遇端邪清穢各居其品性質既殊音節自異操管握槩之間其肝腸肺腑寓焉假令曳組紱而語欲涉乎江湖披散緼而骸欲標乎臺閣是之謂矯頤真者流形盎然自吐卒亦不能矯也夫爽語擊目密揆刺精愁苦易工歡愉難好革木震蕩眾庶聆之而悅絲竹要眇惟邃于音者賞之故自竒視平者忍以拙度工者昧邇人之書待邇人而說燕人雖玄鑿曷盡焉且詩昉于謠采于風

範于雅恢于博哉難以拘方而議即如二南之卷耳喬木江沱多露標梅草虫其節春以雍叩廊之柏舟終風城漕采菲其采怨以憶秦之小戎無衣蒹葭黃鳥其氣悍以直衛之定中淇澳其義閎以微邠之七月東山其緒繁以委仲尼不能強之而一也二雅之變者其人遭讒念亂賦役羈旅大都發幽憤惋抑之詞而騷之哀愴由此而興仲尼不以正雅律之也然則子瞻之詩當就子瞻而論豈必世代品式一一李杜高岑之哉近時能詩者雄偉竒崛稱高調矣而黃金白雪大陸風塵滿

紙而是且挾齊秦之勁亢之江南之柔婉不過藝家一
體耳迺遽橐鞬中原持其技赤幟天下以率寰區文墨
之衆則過矣錢起首及開元天宝之格俾後之作者日
趨卑下而摩詰愛之王楊盧駱未脫梁陳輕艷而杜甫
尊之黃魯直詰屈澁晦較蘓之流暢迥別而文忠譽之
使後有右丞子美長公其人必于子瞻有愛而尊之譽
之者矣有慕子瞻者曰某不及子瞻之貌幸求之于神
余語之曰乃子瞻之神則詩焉在耳今為子一叙列其
為人將髣髴見之

蒼雪樓小引 楊師孔

歲丙寅仲夏余較士葉榆闈中有危樓三楹據蒼洱之
勝即余開西窓讀書處也夫點蒼為西南雄勝高出漢
表十九峯疊翠競爽與白雲古雪相摩盪炎歊赤日不
知驅在何處覺雪影雲緒時、襲衣裾耳蓋春山妍暮
山紫夏山翠秋山清奇山巧佳山媚險山怪搃可以名
相形色求之曰蒼山者壹如天之蒼、然搃青紫妍巧
奇媚險怪不可名狀處而歸之曰蒼至不可名狀而山
之廣大浩渺見矣况浸以千年古雪經歲不化瀆入山

骨峻崢嶸整發為雲霞州木俱奇古淡漠之態夫蒼古
近俚莽蕩近淡寒肅近苦孤潔近瘦余以寡陋腸吐淺
僻之句寧俚寧淡寧苦寧瘦聊以自娛未敢妄為胭脂
驚世目此余名篇意也金碧衡文使者冷然楊師孔題

昆池草小引 楊師孔

昆海一水盪天太華羅漢碧雞玉案諸峯隱々如蒼玉
浮杯橫帶晉陽諸州縣三百餘里朝霞夕霏晴嵐陰靄
靈幻萬狀信天外奇觀也漢武帝雄風壓千古至摹形
鑿禁院以習水軍石鯨灰劫流落人間至今頌之氣奮

昆池草小引 後序

昆池頭為大案生涯興逸
杯郎吟一過覺波光烟景勃勃生動不忍棄去即以池
名篇用紀投荒享受耳因嘆余識奇不及吾家子雲然
天子墨池較玉壘一杯不知孰為大小至篇中嘯咏淺
淡無色蓋取昆池靈幻為奇非謂腹中有字也

錄戊辰詩稿自叙 趙統

戊辰冬十月榆林張叅將逮至西安得同寓越今已春
二月方自擬出吾于張也蓋可以現嶽矣夫張別號榆

骨峻崢嶸整發為雲霞艸木俱奇古淡漠之態夫蒼古
近俚莽蕩近淡寒肅近苦孤潔近瘦余以寡陋腸吐淺
僻之句寧俚寧淡寧苦寧瘦聊以自娛未敢妄為胭脂
驚世目此余名篇意也金碧衡文使者冷然楊師孔題

昆池草小引 楊師孔

昆海一水盪天太華羅漢碧雞玉案諸峯隱々如蒼玉
浮杯橫帶晉陽諸州縣三百餘里朝霞夕霏晴嵐陰靄
靈幻萬狀信天外奇觀也漢武帝雄風歷千古至摹形
鑿禁院以習水軍石鯨灰劫流落人間至今頌之氣奮

余衡文滇海橫經點筆日日坐池頭為伏案生涯興逸
情生歌對無侶每挹池上刺馥殘霞便成小句掬海為
杯郎吟一過覺波光烟景勃勃生動不忍棄去即以池
名篇用紀投荒享受耳因嘆余識奇不及吾家子雲然
天子墨池較玉壘一杯不知孰為大小至篇中嘯咏淺
淡無色蓋取昆池靈幻為奇非謂腹中有字也

錄戊辰詩稿自叙 趙統

戊辰冬十月榆林張叅將逮至西安得同寓越今已春
二月方自擬出吾于張也蓋可以覘嶽矣夫張別號榆

中夫素好讀書多文事有用世才時相聚論文論時事已而會榆中生日為詩以相壽則新知也會歲終樓子為求詩稿則相與手錄戊辰一歲者稿中凡得賦一首古風五言三十八首七言六首近體五言律一百一十六首七言律一百二十九首五七言排律各一首五言絕句一十二首六言絕句三首七言絕句七十二首共三百七十九首為一通將授二子曰別錄一通請于榆中曰教我詩哀乎怨乎六異卷而北歸得遙求教于上谷北地之賢士大夫也云嗟乎榆中夫人生命也夫往

余在省署好為詩贈送慶弔往々得罪于人後亦幸被黜時壯下尚往々詩題旅壁會後胡可泉以詩罪逮詔獄相知者多予少子懲曹子似泉嘗言每見小子詩則就壁為之改塗王公三渠則言徹命水盡洗去之而今且罹此獄毒以不免于死也况茲獄言乎榆中尚幸勿示匪人哉昔者唐陳子昂枉死俗吏李太白幾死獄中而宋蘓子瞻顧得免詠檜之責以與我可泉皆攷終無咎焉聖明在上吾何愛死榆中固知言之士也夫々古詩之三百篇尚矣然彼固皆出于山川之文人也當時

先師孔子刪者且三百餘篇非以其淫或怨也與而當時以怨罪者或亦多矣夫然而風雅之怨聲先師固不盡刪也其後遞變而為騷為詞賦古風漢魏而下浸成律體蓋至唐而律嚴矣人士皆相尚律非一朝一夕之可挽而古者而且不免于罪怨余多律稿固亦趨時者哉苟免哀怨足矣古詩及他古經傳多叶韻或曰合聲大段所謂假借以成歌也至宋始刊叶韻然而稽古尚不談遂令人溺古病不敢以天聲自為叶合余古風稿中亦嘗有所叶者榆中幸他日與好詩者相是正之乎

且余再請之榆中余律稿中凡言拘體者古無是也律成于唐、初律法尚粗漸趨漸細而嚴以趨晚唐拘律害意所以謂之氣格卑弱夫盛唐詩人率推李杜為大家太白律不聖于其古風子美集中間多拘于律後人不敢非也因宗而效之別謂拘體非拘于詩也特別拘于宋以來詩人所守之散律尔余非好為拘也志不忘古尔他有初李相病倒字倒韻者幸相告之六願以其前一通者東寄二子也他日或能錄他歲稿者六願寄領終教焉若夫詩教關風俗和神人以奠邦家而尚論

古人之世固非余罪人之所及知也

當情集序 安紹芳

昔王武子讀孫子荆詩曰不知情生于文、生于情余每誦其言輒淒斷者久之余友朗生顧氏譽擅雕龍才同繡虎夙耽逸致尤邃幽情間于一編示余曰當情集余三復之片語單詞咸申膠漆悲歡笑盡指河山字、肝腸言、涕淚固非宋玉高唐祇誇夢寐陳玉洛浦徒託空言已也嗟乎文生于情在朗生猶能笙簧其語情生于文在現者寧容金石其腸耶客曰樂戒過淫詞

傷太綺如茲集何余曰固哉客之言是殆文章之彥借是以寄高韵寥廓之士託之以耗壯心耳奈何遂欲桑間濮上之哉王濬冲不云乎情之所鍾正在我輩請以是為朗生解嘲矣

題李北山詩序 朱衡

自余釋負從李士談時已厭薄李杜喜初唐一二抉竒之士不以則効齊梁諸人語補綴湊泊性靈豐蔀譬諸割錦不可衣塗澤朱鉛形狀離焉蓋詩至此弊矣而棟文者憂之怯刷炫冶崇冲淡直吐胸臆懲吹之過又至

捐景遺物率易直截之溫厚之旨夫詩有六義感物而興其感非外其興非內情由物觸物以情融綜盪萬有包并三才以言以諷而後為詩之教若夫語心指性則文焉耳而烏取于詩于以救弊而不覓其流之弊至斯也李北山所睹記與余同獨不変于習守先民之訓今讀其詩情物互索文質有所底匪羈而止匪迫而流詞林一巨槓也古人言無足而至物之藉隨踵而立士之薄若君者豈不賢乎哉

詩自序 朱長春

不佞蓋嘗論詩至難自為詩十年未嘗敢自滿志也嘗皇、恐一言之無比于古嘗疇于人不為為溺音習移又未嘗敢叫囂自壯與世諸君子善鳴堅白者充故十年不求名人亦不我名然以名如諸君子雖燁然傾一世不佞亦不敢願焉歲己丑冬過吳門訪李叔玄于虎関叔玄少年希古甚幸自為詩美秀有唐人之散則索余詩讀之爽然大喜相結以不佞者能不為今之詩也叔玄若持去刻之業不得止叔玄願叔玄獨好謂我能不謂今亡謂今將目我為不詳厲物哉我故不愛名如

明文海
卷之三十一
一
譽人者不自為地乃不辭自為解以序曰詩之用尚矣
不佞何敢與焉其義則竊聞之詩者施也施之章曲道
其志詩者持也持之禮義善其情兩者備而後音節生
焉故曰文采節奏聲之飾也三百九歌無議矣古體絕
于正始近體絕于大歷非其比詠散華之絕施不諧而
持不正也要以古人言志理情則為無詩故詩有本有
末亢者夷者深茂者清冲者奇者典者華鮮者吟焉各
得其性之所近摠歸于和諧無不合則有本之故如百
昌生而有根未有離情而得為詩今世之言詩者家宗

漢魏人擬開室以為絮宋元則斌斌盛哉然名耳其寔
亡以過夸大之士鞭叱雲睥睨天地目為高矣然而沈
洋無當遠不相次則傷體也博比之士稽按成言鉤
引故寔目為富然而補綴離歧而結屈不可韵則掩于
情也都華之士采鮮美楊穀調爛然鑑然目為工然而
塗飾逐外往、偽而去其真則無質也樸古之古槓約
文物酌施情理以要于雅而其希踪太過高而鬱乾而
無穀則又質而不成方也清貴之士恬簡自好冲情
諧曲以要于和而其易而薄拘而不能變致澁而骨曩

則又不成格也故貌之或佳神之不善司之或工章之不合調之或諧理之不中篇之或成體之不適其末未嘗不似而本稍陵夷也夫使天下之物若薰蕕雖盡無薰不累有薰外而蕕中且今天下不知薰故孔子曰惡似而非此微寧無過宋元殆又甚哉不佞心塞而目眩辨真性孤不能同波于時而有古癖自少居平憤以爲詩雖小技然大雅關天地元音萬古不可磨滅故時猶往與淫蛙迭進退而定自中唐以來沿到今垂千年響絕寡矣雖曰世喪道則人心亦使然夫好名速成

護拙欺人賢豪才子往有之故始不得借不備色以餽

飭既則流遁而錮情其究不知古人之是而已之非以

旦夕虛名熏心號曰陵古而無前要古人已陳無口莫

舌爭矣百年之後吾亦無口而使後人真我同古人

妄定其短長失措得足何地乎唐十才子以來今敬稱得

無如前竭一生聰明嘔肝之用竟令敬與名滅不佞義

不可出此自弱冠鄉舉後與里鄭允升遊得知誦所為

古人詩三年而求之意倪知有端矣未得其骨又三年

而求之體局知有會矣未得其机尋仕為令膠日夜

簿書徵會之不給廢墮故業為詩亦耘、交離似不可
進于技已乃艱歸杜門五年重得間泥濫于諸家初深
求之一年而率五年而出又微求之一年而澤二年而
揚今乃求之罔象于古人神境有無離合妙解且暮之
指稍涉涯而望中似津、焉然又瞠後之界過此未
知而力已竭矣不知所進故不佞獨論詩至難奈何今
為詩易之也易者從外難者從內穀種于土發為苗穎
不可生穀故內求之其勢必出而外不可復入故曰傳
神全在阿堵中四体何関哉雖然木佞大言矣行之惟

艱能不為今不能為古幾莊周言寄躄者之造怨耶若
夫不悅遠而高不詰屈而博華而寔雅而韵清中而王
則古之人古之人哉庶幾千秋雅道之屬乎國家運至
隆作人至久天下至大必有卓絕一代之豪起而任之
長春將執業低首而事焉詩興意在茲乎意在茲乎

鄭允升詩序 朱長春

蓋予與鄭子為詩十五年而鄭子與王時立先予為詩
十年當是時五子之聲盈天下天下風騷之客游其門
或借其名廩、稟約束唯謹非是者賓夷之而鄭子奮然

義不可謂是溺愛故古亂天下也自發憤沈酣求古人于篇什之中名好去惡離象討真究其歸于子美常自言曰音生心詩言志三百篇以貢情陳事恭飾文質而要其和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志之所至詩亦至焉不循其本而尚散是採春華而忘其寔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笑與盼為美也而豈其所以美哉漢魏以下靡者皆忘其所以美也唐約之近体音始節子美歸之性情而音始真吾其從是子所謂詩壹以刊華去剝力務振大歷以降之濫而感興會心自陶其天機要于真蓋

是時與王子兩人獨唱獨和無有應者間六枚藥太甚哉而本体具是嗣得子相楊推斟酌會于風調骨理本委質文之間固予多資鄭子而鄭子業日以深予猶參差上下獵于諸体不能定而鄭子獨得于子美其專工焉五言詩至者幾于肖物乃所為正散雅音不絕于天地其在茲乎非夫拔俗篤意嗜古何以幾焉或曰詩者樂出也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各自飾音華德成方播曲合一代之章比于節適于時之人麓和而習其音是曰詩矣必其初音則土鼓之節加咸池而麗于韶

武子當世為文急名余拂世而狎諸古亡用之又有曰
穀之溢也如水之波每流愈下杜甫之于詩蓋九河碣
石之會哉驚其望洋不知且弱水入之尾閭也誠鄭子
好古奚不窮其源而揚其波習杜者又曰吾子美豪伉
而鄭曷清子美博依而鄭冲夷子美無方物無不肖而
鄭子亡已精乎自己偏得老聃之道而奈何詬人偏之
極瘡之極已甚今其行鳴丘集則真矣曷云質不俚
焉濫觴而滔天君子不防其流乎予曰不然鵠鷓不可
以語日蜉蝣不可以語夕染俗者不可以道古鑑貌者

不可以窺神詩自江左三變性情轉離巧以浮溺以淫
浸入宮體極矣唐再變再進至子美而風、始大雅也
根于周楚強以漢魏潤以六朝體既博比力復縱橫如
山有嶽水有海天下走望朝宗而恠石惡濤亦往、以
是摠之不離性情得之鄭子會其本擷其華而避其恠
亦其才可精不可大其為人清真冲委與子美孤憤豪
慷不同科治乱不同時言為心聲學為得其性如是耳
夫伶官疇人之比曲也唱而難和而易獨進難旅而易
古而難鄭衛而易何則隨附者易匿而抗俗難為工也

鄭子起書生衡棲谷處之中位卑名隱寡與多讐毅然
采真探本任五百年湮絕不明之緒以與諸君子抗而
爭道令四方之士詆毀新教不少身成名衰言易耳參
半又出于叛人豈與鄭子卓立遠攬獨詣紹古越一世
齊等哉而俗又隨少訾之夫曩者豪賢夸誦之士事不
師古高旦夕之譽暴虛以籠世、既秀然置弗敢論而
追雅揀文斌、如鄭子業已身矯丘里倡天下以進古
始而天下希所顧化又何不譽之有也救弊去甚辨才
取長今一世摘詞家劃然揭雲霧而睹中天吾吳興遂

斐、號多人誰為鑿空而功至此而奈何不見推而多
口夫石無瑕玉有瑕數圍之楨中液扶寸猶勝于河干
之揚不閱其質而求多于華天下豈少榮華之言哉昔
者杜子苦吟無名逾壯而北海太守稱之及其晚錢劉
大厯才子燁然高唱中朝而流客老死不得並馳爭一
日之聲李供奉大言六然要以大雅不喪知音不絕鄭
子固已一世甘瞑不驚名能無旦暮哉

夢劔緒言後序

朱耕

思不若詩不工夫詩固于思乎出也隨其思之所極盡

然出之何莫非詩而至于若思焉為之則驅率性情追逐時好已失詩之本旨而天然自得之趣又豈鍛鍊脂蠟以求工者所得而同耶夢劍緒言一集乃我邦伯三峯朱公所作首尾兩年間^凡得詩百六十有奇者掉鞅騷壇追躡古作公亦何嘗刻意為此哉間嘗辱顧山中相與登文峯凌絕頂以覽于涼煙漲海之外徘徊久之乃返次于規瀾澆社之濱當時紀興三思詩載之集中者嘗試評之雲宿奇崛孤眺高虛而規瀾間適体裁不同各極其趣是皆特于登臨倚徙杯酒談笑間偶然得之槩之他作固可知矣蓋公之為此邦致勤于民而不廢笑咏之樂不屑于為詩而其詩可傳殆昔人所謂性能而好之而神固不勞也公詩既梓傳于時制因受而遍讀因綴數言于琬琰之左方以為公之詩不難于工而難于旨趣之自得也

詩人少名不之補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六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五十七

詩集

唐二張詩序

高叔嗣

二張九齡韶州人字子壽謚文獻有曲江集說雒陽人字道濟謚文貞有燕公集馬氏經籍通攷載之自文章道熄脩文之士會粹篇類畧來名作習所目見不復知有諸家集余曩歲得曲江集京師蓋丘文莊公錄自閣

本刊傳之求燕公集亡有也後再至都始獲寫本友人
大理評事應君子陽有宋刻然不完二集缺謬亡復可
出為岳州叙曰夫詩之作豈不緣情哉余讀二公詩方
其登台衡執鬲鉉抽筆蘭室雍容應制詞何澤也及臨
荆南履岳牧懷人寄言託物寫心又何悽也夫士抱器
丁年曷嘗不欲感會雲龍道佐明主建不朽之業垂非
常之譽厚而時謬不然遠跡江海之滢放意魚鳥之區
事與願違心以跡孤况逢按劍之怒方同竊鉄之類知

讒不免欲語從誰是以憂來無端咸宣于詩尔嘗觀文
獻在荆詩云一跌不自保萬金可尋又云象口金可
鑠孤心絲共棼文貞在岳詩云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
翁又云平生歌舞席誰憶不歸人詞旨悲涼令人太息
然文貞特牽婦思而文献良多悞心豈其遭傾奪之餘
尚險反未平耶今集中載林甫秋夜一篇公酬答甚遜
得于周易避咎之道焉彼讒人者竟泯斯何在而公名
德爛然存于中古嗚呼哲哉叔嗣游郎署時覽公詩未
覺沉痛既涉江漢三復焉乃知意所繇興復以嘗踐茲

地也因合刻之置廣視堂齋中堂據江夏山首下瞰江漢前使君葉縣衛正夫修築嘉靖丁酉夏四月朔

杜律透序 郭正域

今律詩奉子美為規萬矣中晚學子美猶然中晚也宋元學子美猶然宋元也昭代詩道昌明上揜前哲或肖其貌或依其聲或得一辭或具而微夫皆學子美未學子美之學也流俗小眼但曉聲貌不以聲貌而以精神不合而合罕知其合矣吾謂善論文者無如孔氏善論詩者無如孔氏其論文曰辭達而已達難言我心所欲

言口能出之口所難言筆能寫之才即從心學不竭才如畫如話文至達而止矣其論詩曰可以興情到感生理舉心動聽者神搖是詩之致而風人之旨也曰可以觀朝家規為政俗媿惡得失備矣是詩之事而雅頌之弘也曰可怨可怒適變通難寄慨永懷如泣如訴是詩之情而騷人之微也又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連類比物充寔光輝格物致知是詩之學而爾雅之能也又曰事安事君夫不本倫常理道為資不正心術風教何補焉用詩為是詩之理而易書禮樂之教也有唐諸家或

以婉約或以鉅麗或以勁直或以宕蕩或淫靡而令人
喪予或鬱結而令人離憂或間曠而無所重輕或感嘆
而不出滌過原本吾夫子之言則合者鮮矣子美其遜
也子美自言熟精選理夫不祖三百篇不漁獵漢魏六
朝而求子美于子美吾未見子美也吾嘗約畧子美之
詩槩有數種有直抒衷臆粉澤盡謝愈真愈澹愈澹
愈真者賓至所思是公劍外諸什是也有色羅景物沉
濃郁如錯綺繡如奏管絃者秋興諸什是也有和平閒
雅輕重有倫如鳴和鸞如被冠冕者登高閣夜露下諸

什是也有危側反聲崎嶇險健轉石車轉雷改竅促柱者
城尖霜黃諸什是也有直寫世變兼之論言如傳如記
世謂詩史者諸將恨別諸什是也鯨其奧妙不越數端
而于孔氏言之亦可以弗畔矣其有一二名篇流俗共
傳原屬吠聲本非心賞遂成戶誦落帽正冠有何佳境
歲暮鄉愁有何寔際宗匠相沿習而不察莫敢平反往
也有之約而言之其匠心竭力處上薄騷選衍佛風雅
而其率意懈怠處亦濫觴宋人比于學究愚不揣薄劣
謬為拈出子美有靈不以佞為賢矣夫詩之為教溫柔

敦厚近代詞人好自夸毗視高足揚不温不柔矣儂薄
輕佻以為要渺骨不附肉不敦不厚矣温則情深柔則
興遠敦則分量重厚則意念正微子美吾誰與歸

自得園四稿

吳時來

自得園四稿孰為之石湖吳先生稷也曷以四先是
有初稿續稿三稿矣先生潛心理學祖伊洛宗白沙病世
儒靡言語無益而顛事操行其論入門則津津喜談良
知之說早年有志用世既舉進士出輔藩邦知不用遂
謝歸築室里中為終焉計其觸遇有感徃徃見吟咏間

故稿多詩吳子讀之嘆曰其斯以為有道之言乎夫道
盈天壤間粗之于鳥獸草木精之于道德政事三百篇
為詩之經興比賦不同要之本性情歸礼義今之詩猶
古之詩也辭有工不工道曷嘗有二哉自庚滄浪論詩
謂有別才近方石謝氏又集伊洛以來詩一帙為道學
詩是詩與道學判然二家膠之于論矣詩不關理奚
于工必直指道而後為道學詩則二雅為經而國風可
無刪必蒸民物則方為知道而多識之訓吾夫子亦何
取于鳥獸草木之名而學之也某愧未聞道尤不能詩

偶遊先生之邦三年以求寇盜侵尋無能朝夕請益問
嘗叩先生一室斗大風雨不蔽衣鷄履穿端居自適今
年踰七十矣手古人書隆冬盛暑不以輟蓋尚德若大
雅整之于身者先生其人歟其詩即景成意即意成詞
當其賦歸來而作也有採菊東籬意則類陶既而處田
里樂熙明有擊壤意則類卬若四稿流離寇盜中擊事
傷心不勝憂命悲窮之意則類杜若格調渾融意趣
平淡又純自類其為人雖其詩不專主理亦不專咏物
然而不謂有道之言也奚謂余慚肉食不能靖艱乃俾先

生樂道自得之懷化為憤世憂時之詞余蓋忸怩甚難
然嘗與先生論近世諸先進先生慕賀匡閭憫其不與
理學名臣錄也特著正學編以章之夫道有遇不遇醫
周微先生將泯亡無傳即先生契匡閭于隔世而余不
能識先生于面矣然而先生之學必傳于世有不係于
謏劣者特為序此亦竊附表章匡閭之意云

人日草堂引

朱曰藩

升菴先生在江陽以厥象託玉泉陳君寄我白下予即
揭于白下寓齋日夕虔奉如在函丈之下乃己未人日

積雨稍霽西域金子東海何子吳門文子黃子郭子秣
陵盛子顧子相約過予觴之齋中賓主凡八人齋南嚮
先生象在壁間諸君不肯背之坐各東西其席如侍側
之禮先是北立圓瀾自焦山來罌中冷泉見餉罌未啟
置在墻脚乃覓得陽羨貢茶一角烹泉為供茶熟以宣
甌注之焚沈水香于鑪作禮畢就坐各瞻仰嘖嘖曰
幸甚今日乃得覩升庵先生之象郭子曰先生長耳
頤壽者之相今甲子幾何矣予屈指曰戊申甲子己丑
庚辰今年七十有二金子曰先生風骨癯然而胃中蘊

蓄如此殆所謂芥子納須弥者耶盛子曰博哉精哉宋
以來無此人予曰先生此中如大圓鏡燭理精瑩不以
纖毫臆見自愛豈宋人之學可語文子曰今日之會奇
矣誰可無述余當勉作人日草堂圖以寄先生庶幾因
象見象如子所謂大圓鏡重光也予不覺欣然拊
掌大笑因歌入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之句
其平聲去其重字令童子作八闌散諸君前約曰請各
賦一篇并寄先生見吾輩萬里馳神之懷何如于是諸
君各欣然拊掌大笑曰幸甚越二日文子圖告成又二

日諸君詩次第成予乃為之引復以諸君姓字鄉里及生平列于後彷彿李倫金谷之叙康樂鄴中之擬云尔

逸子美猷吉于麟詩叙言三首

沈懋孝

北地希少陵者也況至蓄藏有之似之其濃淡細鉅輕重之變似小不及耳然去之不遠可謂善鑄矣歷下希青蓮者也亟稱其七言絕唐三百年一人融而昌之為七言律往亡登峯造極自命以古所未覩由此今視之亦飄々而凌雲焉何其拔也二君各有師北地顯用其摹歷下密會其巧兩能兩信故當不同何信陽為余言

其大父之高詩于北地也至欲無一句不當古人寧抑已才唯古之請余同館于東阿歷下里人稱李先生說詩必極已才情之所詣出古人言句外數十武不肯休反之適正合之若反異入異調又自不同若同豈能入妙若不同何以合券古人之

人之才不同見不同所入所染所致抑又不同析衷古作者品騰互異棄格殊指乃其宜尔于麟逸唐律不盈三百人所亟賞多佚其七王敬美以謂即使與于麟同時才識不相上下別選一快必自天淵蒼素知言之貴

明文海
卷之六
或要以至此之家有千古眉前筆下机接神承自有
勝襟靈境難為諸人道也

古來詩手子建浩大直行都無奇正自揮自洒海界天
寬故自以為難康樂玲瓏鮮芝玉樹干雲霄而直上何
可以世諦求者長庚飛仙也信手拈來頭上皆妙朱函
綠字不由匠斧而然乃若沉至蒼鬱渾渾無倪俄而韻
韶俄而鐘呂汪洋愈有率直愈佳不軌一道吾終伏膺
于杜陵所恨欲奢願大對屠門不能鼓刀向空大嚼竟
不在肉糜吾終以魚鯨不成慕古刪述者執御執射有

所成所名久矣其能之何久低徊白首也三十年前李
元甫規我曰君終博學無所成名吾願毛短矣犹然媿
其言

二京集序

王穉登

安子茂知刻二京集成走不佞而請序不佞謝曰安用
羔而袖或安子請愈殷而後反覆終篇而不覺席之前
也抑何玄秀清融綿麗靚深惠風發而明泉寫乎使錢
即在者不得固其金湯或又何其卓然而不新聲之溺
邪蓋明興而吳之詩三變于洪武間者高太史最難

用夏而猶憎其眼乎變于洪治正德間徐迪功最迪功之作論者謂其金盃玉露飲之欲僂而不知毛骨之玩也猗與無間然哉而當世穆二廟于今日即又甚變而不知其最者誰與必也甚于裂背痛哭也者衆群然左袒而稱三不者反袂却走不顧曰是聲嗶氣靡亡當哉而不佞取裁于唐世則又不背絕絃促柱為也嗟于義安解子茂卿去遊燕故慷慨悲歌有擊筑之餘焉水寒而風蕭々矣若夫金陵不遺風乎六朝與吳宮晉代之膏馥猶在予二三大夫曷以命子哉抑安子

之所遭誠宜咨嗟涕洟蘊結沈綿而不能禁也疑其詩有拊膺扼腕而髮指冠乎豎城隍而繁霜飛子而虹貫日子而太白蝕昂子有之無足督者乃不虞其飲官舍羽紆徐子有味其言之也何故夫安子詩則美矣而惜或其疎于詭遇之術也不新聲之習而朱絃疏越于齊門奈何欲免黑貂之蒙茸哉不然二京之公卿大夫交臂于安子匪少豈其無一狗監也者陛下冲年聖明好文如飢渴曷不奏安子一篇而令上快然稱思之凌雲或而後知安子之困于南北子非不善吹竽故邪而不

伎顧從其舍人請數十編鑰之青箱曰守珣吾立見其
紙之貴也大原王穉登序

重刻擊壤集序 萬士和

太音希聲有餘音焉雖然太音不終希聲也始于無聲
散于千萬聲也苟得乎音之自然則猶無聲也如希聲
之有餘音則知千萬聲之為無聲其妙一笑言心之志
者曰詩也之未作志在吾心當其不言非為不足詩之
既作志在于辭雖曰已言非為有餘何者謂其出于自
然也彼時家有所謂法者夫豈離乎自然哉自太音之

散于千萬聲輕清重濁相生相間不待不然而音之法
具矣自人心之見于詩辭開闔首尾有始有卒不待不
然詩而之法具矣詩因心生則謂之無詩可也法非外
得則謂之無法可也世之摹人以言取古為法者未已
有宋邵堯夫先生游心高明色括萬象與造化為徒既
有得于無言之詩則其吟弄風月玩侮一世千變萬化
皆其自然所謂詩而非詩法而非法者古今一人而已
先生嘗曰刪後無詩蓋以自况也故以擊壤名篇夫擊
壤而有聲是聲果奚從生乎世之不知者或病其率易

其知者亦且謂寄興品題以發其豪傑之胸襟云尔至陳白沙子始以匹杜然猶曰別傳也而余師荆川先生乃贊其法之兼字少陵豈非獨得其妙者與先生以舊刻無善本且諸体雜出命余分類成帙而以屬江陰黃吉甫氏刻之刻成吉甫仍謂余宜題其首嗚呼余豈知詩者哉

尚友堂詩集

馮夢禎

此吾郡守錫山龔先生所著詩也先生筮仕為令歷曹郎至牧守先後踰十年所而吾邑若郡幸兩得之士民

習先生安之如慈父而先生亦盡洗一切之政寬然噢咻之不啻親子弟然蓋交相習且安也已先生自少喜為詩歷壯強且艾而益工前後著述不下千餘篇門下士張君者裒錄之為集者六曰游學曰筮仕曰里居曰吳川曰金陵前後曰樵李而總名之曰尚友堂集蓋超然一本之情性而自得于短度之外者也夫強笑不樂強哭不哀飾婦人鬢髻則不韻傳男子以粉黛則不莊何也性情不可假也故田夫牧豎婦人女子何嘗習聲律工文辭哉而其率然自鳴之語及見采于史氏陳于

明世海
卷之二十一
先王至于今尊之曰經而後之文人才子竭其精力求一言之似而不可得田夫牧豎婦人女子所易而文人才子所難則其性情離也夫詩而本之性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隨感而動天机自呈譬如臨鏡自見其面亦如水銀撒地大小皆圓寧待安排布置即龔先生為詩不務詭竒大都吐其心之所欲言而止清茂簡遠類其為人亦類其為政所謂自鳴其性情者也先生之詩王元美先生及吾鄉沈純甫先生序之詳矣明月夜光識者望而知其為代寶不佞可無辨故獨拈性情之說以

請正于先生且使讀斯集者不徒玩其皮而忘其質也

詩集自序

彭輅

曩余弱冠荐于鄉有餘功暇日可以蒐獵百氏凌厲千古奈何晏遊情學復以楸枰送流景也余當其時雖性好為詩而莫知詩之所以為詩後十餘年登第寓京師則京師者四方賢豪之湊而駟墨藻翰之窟也于是有談初唐者且揭風神拔俗之雋純業未雕之真聞其言若不復有高岑李杜也有談杜少陵者矜其清輕雄壯頽挫而沉鬱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悲言悲在樂言樂

各殫厥趣聞其言若不復有錢劉皇甫也已而又有談中唐者予拒之曰中唐氣凡而体弱是何足溷吾耳哉而談者則官曹之長翹也先輩也強聒不余舍俛而聽者累日始知其詩之為吐露條達而大曆諸子爛然名家不虛也自是循所聞而試為之奈何蒙魯之質徒隔涯睇望恍然目擊而身莫之詣也蓋詩之所以為詩者其神在象外其象在言外其言在意外故中唐之視初盛遠矣初盛唐之視晉宋有間矣晉宋之視魏祖與孫也魏之視漢父與子也不同言而同妙以稍得其神也

天神者何物也天壤之間色聲香味偶與吾觸而吾意適有所會輒矢口肆筆而泄之此所謂六義之興而絃緯于賦比之間者也賦寔而興虛比有憑而興無據不離句字而有神存乎其間神之在興者什九在賦比者半之此國風小雅不傳之秘而靈均之騷所獨濡染而淋漓者也莊周嘗以玄珠喻道謂離朱喫詬有不能得而惟象罔得之夫象罔之所得者豈可得而強哉予之詩每不足于興其詩猶無詩也且余既好為詩則于無韻之文何啻雞肋頤自宦而省署隱而爇林人往往以

文字索我日言余之所不欲言又貧不舉火始賣文為活于是空口曳白之夫與屠沽市販咸來以文見索藉其微貲以備晨炊濟枵腹日言余之所不屑言故急書而畀之仍急燬其草不藏副也語曰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鼯鼠五技而窮言賢專也余之詩所以弗入工臻與者殆文為之障乎失之文而又不得之詩是以藝家惡夫兼也頃者友人進余以戒定之學諄々策余以年長日暮曷不思所以脫離生死而獨業此浮夢贅疣之言為余聞而是之嗟乎人當意

氣盛壯之時科目之不足而希富貴之不足而希功名之不足而希詞藝即齟齬弗獲無不攘臂而圖之迨乎晚節末路悉幻而歸諸空于吾無與也余自是可以忘言矣第平生所撰著精神肝膽寄焉幸而存之家墜俾後之子孫不見吾之鬚眉顴頰而見吾之精神肝膽况酸梨苦李之嗜或有同于予者倘非其人而捐以覆瓿奈亦何能與焉

吳瑞穀詩序

郭正域

古之為詩者以才以學以寔際今之為詩者以調以句

以鑿空龍衣調則不必才摸句則不必學鑿空則不必寔際而世之寒膚噴腹目不見古今事者皆張空拳而談詩矣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孔子亦言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今第淒清其調柔曼其舌以為得詩之聲瑰璋則為傷調竒崛則為損致譬之悅竹枝蘆葉之響而不見黃鐘大呂霆聲海濤莫非元聲也即有咏三尺能與耳食者道子今人之言曰三百篇皆里巷歌謠田婦紅女矢口而成安事問學為是不知嚶嚶趨趨艸蔓草中唐參差樸逸博古之士見之而心悻焉夫易用

韻言而封羊承筐鬼車豕塗則言理者何嘗不卓詭也騷寫忠憤而胡繩若木豐隆處妃則言心者何嘗不閎肆也漢人樂府秦媪景星天馬天門象瑜赤蛟則宗廟明堂何嘗不濃郁也是皆損調乎傷致乎由今人之言是易詩騷選樂府反不得玷于王孟高岑之間矣舍是數者而暨以鑿空當之自命于唐人見謂得聲得致吾不知其可也今人祖獻吉而宗大復以為可不加一物不知大復無雄句而獻吉無綺語吾未覩其全也吾友吳瑞穀氏所謂詩若干卷其聲調一票于六朝初唐而

明文海
卷之六
所蒐奇別詭皆唐人所未見所抽思命想皆今人所未
窺人且以唐人疑之嗚呼世人知食唐人之餘而不知
發唐人之衷是何異摩顛控頤以挾珠于陳人之口而
玉海珠丘天地未發之寶則掉臂而不顧也嗚呼非有
陶鑄群品日新富有者未可與言矣瑞穀博學而信石
所著文集九十卷行于世則元美先生序之以為于鱗
之徒云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六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七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五十八

詩集

南遊草序

焦竑

孔子刪十五國風而為詩大抵以微言通諷諭壹以溫
柔敦厚為宗是時楚詩以辟左未錄于太師至屈平者
軒翥詩人之後一放而為離騷由其忠憤感切不得已
而出此後世輒名之楚詞而為怨詩者咸歸之甚者情

匪鬱伊而鬻聲釣世如七諫九懷之流類於激手一致
蓋無疾而呻吟非其質矣嘗觀江河之在中國演迤千
里泊然浩然耳至于巖嶮崩劣與波撞衝惟于龍門三
峽則有之非水之大凡也籍令銜左徒之餘散失黃鍾
之正響是欲水皆山三峽龍門也詎不為利涉者病哉余
友趙君安甫以楚之異才飄纓華省時翕然以為得人
未幾以要人竊美威柄天部諸名士盡徙之南君得南
儀曹不調者且七載君恬然不尠見于言面作為詩歌
絕去忿悃寓之雅淡蓋和平窈渺之音莊士仁人之度

而與窮愁佗僚者不同日語矣夫莊忌王褒非江潭泊
羅之產而自托于楚穀君前荆江鄂渚之間乃不逐于
變風變雅之末流以彼其材固升歌朝堂和情理世之
具而非隨俗雅化者所能及也君年方盛文學事功皆
進而未已異日者賡康哉之歌作穆如之頌以黼黻大
業者必屬之余知楚蔽固不足以目君矣

題謝康樂集後

焦竑

謝康樂集世久不傳其見文選者詩四十首止耳後李
猷吉增樂府若干首黃勉之增若干首吾師沈道初先

生冥搜博訪復得賦若干首詩若干首雜文若干首譬
之裛虬龍之片甲集梅檀之才枝縱為奇香異采不可
弃也輯成合刻之而以校事委余余讀之歎曰詩至于
此又黃初正始之一大變也棄淳白之用而騁舟楫之
奇離質木之音而競宮商之巧豈非世運相乘古朴易
解即謝客有不能自主者耶然殷生言文有神未氣來
情未摹畫于步驟者神蹟雕刻于体句者氣句組織于
藻麗者情涸康樂雕刻組織並檀工奇而不蹈三敬者
神情足以運之耳何者以興致為敷叙點綴之詞則敷

叙點綴皆興致也以格調寄俳章偶句之用則俳章偶
句皆格調也以故芙蕖初日惠休揖其高標錯彩鏤金
顏生為之卻步非此故欬不然李唐以來類欲攀屈宋
之逸駕薄齊梁之後塵矣遽使之規迹古風配陶凌謝
其可乎余觀弘正二三作者類遺其情而模古之詞句
迨其下也又摸摸之者之詞句本之不顧而第繁其枝
欲其有可食之寔可匠之材難矣以彼知為詩不知其
所以詩也然則是集不可無傳而于今也為尤甚故于
校讐既竣而為發明先生之志如此

劉成齋先生詩序 顧起元

詩以持人之性情天地之神理寄焉古人為之詩也無亦惟是取真情與真境緣飾之而已矣晉宋齊梁最稱浮靡然其一時人物之風華情態之豔冶可按而求則神理猶未盡離也自摹擬剽敘之道勝稱詩者往往以其所不必感之情與其所未嘗涉之境傳而成之其音響膚澤豈不自謂為漢魏為盛唐然而神理之存焉者或寡矣夫所謂神理者固亦不出乎音響膚澤之間然是音響膚澤者神理之變化也吾才不如古人學不如古

人思不如古人工力不如在古人所謂神理者固已寂寥而不韞秘抑而不發矣乃欲以音響膚澤間襲取之以為工豈有神理而可偽為者哉余蓋觀關西成希劉先生之詩而有味乎其言也先生之詩以真情緣真境而以真語出之其音響膚澤不摹古人而特寄焉以寫其心之所欲吐故令讀其詩而先生孝友媿睦之行蹇產惻惻之思穆然而如覩其人則以其為神理之所寄也視彼摹擬剽敘者情與心反境與情反其真偽何如嗟手戛石彈絲舞干揚戚不足以感人蟲鳥之嚶鳴草木

之變衰人有為之驚心動魄者彼其無作而然乃天地之神理有待而興則人情之流遁也昔黃符誦賦頌之徒苟為饒辨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于世品人鮮識從而高之由此觀之宜先生之詩在此而不在彼矣余故因邑父母劉存吾先生之命而序之存吾先生于先生為同年友精于詩法而拳拳與先生之弟司成君哀其遺文如此有古者歌裳伐木之道焉詩可以觀其此也夫

陳堯勳詩序

顧起元

凡有韻之文皆號曰詩自修辭之士與談學之士不相為用而交譏于是猶之為詩也核其寔迺始分道而馳矣辭者曰夫夫而以學為詩是宋之濫觴也辭不勝奈何跳而匿諸理學者曰夫夫而以詩為詩是唐人之餘闕也意不勝奈何靡而飾諸辭而世之論者且建鼓而裛曰詩有別材非閑學也詩有別趣非閑理也白戰者求其說而不得則胠傳而誦之以是為篤論夫世亦安有渺學而可言材睽理而可言趣者哉學者材之府庫而材之精學所有不能至也理者趣之淵源而趣之

理所不能盡也然則士欲寄精于風雅而遠追乎溫柔敦厚之遺自非博學以聚之窮理以昌之于以牢籠天地經緯古今原本山川極命草木徒步虛而炫采於弋獲以自雄不已遠矣堯勳陳君甫中之高士也蚤負雋才兼善名理揮麈而談非閩閩濂洛之宗不出諸口倚樹而吟非高岑王孟之調不麗于思于是游泳理源者墮其雲霧鞭笞藝苑者辟其旗鼓蓋十餘年來余兩見君于南都其學日益精其詩日益古有與年俱進者焉今修辭之士與講學之士各負其所有餘而詆其所不

足此之神奇彼大臭腐門非徑違迤主述奴非一朝夕矣堯勳獨冥悟于分歧之始而融象于大道之塗此豈步驟所能區其量哉斯言出而工辭者不能毋心諱之而然疑作以為吾第比物連類傳事而稱詩耳渠能坐進此道為嘗試以三百篇求之嚶嚶趨趨莫莫萋萋其物近矣而天絳神格即何嘗不要眇也筐筥錡釜艘輶剝塗其類粗矣而於穆緝熙即何嘗不微妙也天保采薇車攻吉日其事辨矣而道岸之登德隅之戒即何嘗不昆侖而旁魄也兩者安在其不相為用而交譏乎

庖丁有言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堯勳洞絕學于千載之上時出而操風雅之推文成纂組聲中金石使在聖門所謂相如升^堂陳思入室者未有窺左足而先應者也昔揚雄晚著太玄悔其詞賦以謂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夫方州部家立之文與長揚河東扒寔宙合乃太言以欺人豈意千意而下為白戰者口寔乎吾將藉堯勳瑩此墨矣

寒松館游覽詩序

顧起元

余生平山水之興最所鍾情且蕭條散誕頗自謂有寢

處丘澤間儀而恒不能與山水相日夕中年體羸善病乏玄度濟勝之具間有登頓往往望崖而返一也性懶耽卧居恒手一編自哦短簷下積然而廢畏擢蠟屐揆策載酒之紛紛意亦厭之二也每遇興到招致友人數為風雨所妒若有尼之者且門無好事興垂盡矣能鮮從與為之更駕三也故屈指十年以來兩居京師前後可四載而足未嘗一至西山兩以憂病居里中前後可七載而牛首樓霞往日攀陟之跡犹在夢寐間也余之于山水情寄雖深而緣亦淺矣夏日無事偶與弟輩坐

水亭中于時飛雨乍歇涼颼徐動綠蕉翳夫青桐礙石
几席衣袂之上皆作縹碧色意欣然樂之因相與談山
水之勝生平所嘗賦咏者憶篋中所存可二百餘首爰
命童子錄為一篇以代揮麈間取而諷之俯仰之間既
已為陳迹可為太息矣至當其會意時未嘗不宛然在
心目間則又為之莞爾而獨笑以為足之所踐未有以
遇之夫余既不能千里命駕如昔人所稱岳有五游其
四者以快生平之大觀即又不能閉戶學古先生作少
文鼓琴發箴令衆山皆竊之迂計乃獨沾沾雪泥之爪

指自咤以為能卧游山灵有知安知其不以逋客見誚
也雖然班生有言朝市之士往而不能返山林之士入
而不能出趣之不同也久矣彼終南之有藏用與朱門
之有支公相去何如哉余嘗謂今人之城居者往往起
高樓飛觀以望遥山之寸碧且綴拾剝水殘石以供几
席間之游眺而山居之緇流羽客乃走城市如鶩矻矻
亡休時浸假而使若曹終日隱几看山暝雲漱石吾知
其必自視以為岑寂寥戾褰裳彈冠而思去之矣爭趣
其所不足而薄厭其所有餘是恒物之大情也心有天游

則市朝之與山林惡至而分靜躁哉既以是語弟輩遂書之以解嘲

黃菊山先生詩集序 顧起元

夫詩理淵宏談何容易自浪滄有別才非學之論掉鞅騷壇者或張空券以角勝矣夫以体之所韞者淺學之所益者深自匪兼長寧無偏局且極詩之道至于牢籠天地殫壓山川綜緯三灵陶冶百物孔子之稱詩精而

程中搢紳多 世後多
王公名詩多 世後多

以上之名名補

畢至侯侯多 方名靜 若石面老 為國名 引 引

意乃以抑獺祭者固謂餽釘以學母若磊落以使才耳

辟諸良賈雖有心計必有利源豈其抱計研之空筭

遂可嗤猗頓為甕牖哉世之作者代不乏人二者並

故難俛得魏晉以還子美一人而已現其博極群書馳

驟今古周行萬里瀏覽風謡渾涵汪茫千彙百狀殘膏

賸馥沾丐後人元稹稱古人之才蘇攄萃焉即所自名

亦以萬卷既破下筆有神後人苟無是學空取其散調

摹而肖之衣冠楚相形似華歆方駕並馳不已遠矣近

代名法杜者或得其皮或得其骨或得其筋或得其肉

則市朝之與山林惡至而分靜躁哉既以是語弟輩遂書之以解嘲

黃菊山先生詩集序 顧起元

夫詩理淵宏談何容易自浪滄有別才非學之論掉鞅騷壇者或張空券以角勝矣夫以体之所韞者淺學之所益者深自匪兼長寧無偏局且極詩之道至于牢籠天地殫壓山川綜緯三灵陶冶百物孔子之稱詩精而興觀群怨粗而鳥獸草木其所苞孕抑何廣肆也余何以吹竽鳴磬之鄙自詭于里巷之風為原夫嚴氏之論

意乃以抑獺祭者固謂餽釘以學毋若磊落以使才耳辟諸良賈雖有心計必有利源豈其抱計研之空筭遂可嗤猗頓為甕牖哉世之作者代不乏人二者並馳故難侂得魏晉以還子美一人而已現其博極群書馳驟今古周行萬里劉覽風謡渾涵汪茫千彙百狀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元稹稱古人之才蘇軾萃焉即所自名亦以萬卷既破下筆有神後人苟無是學字取其散調摹而肖之衣冠楚相形似華歆方駕並馳不已遠矣近代名法杜者或得其皮或得其骨或得其筋或得其肉

第其所至槩乎有聞若綜其學詣以元曙記益無有踰我菊山先生者先生体八斗之雄才負五車之博物心匠靡滯腹笥無方韻而為詩窮工極變曠引陶謝近撮蘇黃異曲同工動而合轍內無乏思外無移格昔人所稱萬象羅會富艷難蹤方之蒨如也工部之學上薄風雅下該沈宋古旁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襟徐庾之流麗故能英時一時孤騫百代今先生不沿其末直探其本堂皇森廣府粵鬱深謂其得杜之學肩前數子又何讓焉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他人剽古

人之似以求古人之有先生有古人之有而得古人之似九原可作工部必以先生為魯男子矣視彼寒膚曠腹者裁製雖工邊幅自窘即成擬議之功終掩宏通之度並云尸祝子美相去奚翅徑庭哉先生為吾師宗伯蒨菴先生之大父元蓋嘗從吾師學詩矣窺先生之全而私淑之吾師不謂小子為墻面也俾論決其意以綴未簡自惟淺才渺學何敢輕語大方姑述所蠡測者質于吾師如此儻作者之指可尋則雖謂元以管窺為莛扣可也

錦研齋次草序

顧起元

昔士衡文賦有曰詩緣情而綺靡玷斯語者謂為六代之濫觴不知作者內激于志外溢于物志與物泊然相遭于標舉興會之時而綺旒佚麗之形出焉綺靡者情之所自溢也不綺^靡不可以言情彼欲飾情而為綺靡或謂必汰綺靡而兩致其情皆非工于緣情者矣范蔚言情致所託要當以意為主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夫苟不謂芬芳為意之萌芽金石為意之節簇廼于以文傳意之後旁舉而益之至使雕績襃積之工掩其真

美矯枉者遂疑雅頌之平典非陶詠性情者之所庶几也豈不陋哉蓋余讀愚公鄭君之詩恍然更有悟于士衡之旨也愚公蚤歲工辭才名卓鑠動天下其所為詩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自頃工部集與錦研齋草行一時雅人購之練楮翔貴居無幾何而次草出焉讀者謂君詩風韻秀出潤以丹彩當與徐庾顏謝分路揚鑣邇乃絢素迭施文有互用意若刊落華靡漸近自然者余三復詠之境取直尋理非外獎麗典新嚴絡繹奔會使讀之者神艷而色飛君第夷然求以自暢其情而綺靡之

真致迺極于斯矣非夫洞蕩心灵曲照文体孰能溯原
入室臻此潭奧者哉故曰其根固者其枝茂其膏沃者
其光燁天下未有情不深而文明者也太上忘情故忘
言中下不及情故言而多蹟若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惟
善言者鳴而暢之于以導宣幽鬱之氣鼓吹休明之化
佇中區以玄覽不有繼士衡而與者即是在愚公矣

竹浪齋詩序

顧起元

余嘗聞人之稱治詩者以為必字字句句盡擬唐人而
後可以為詩至其評人之詩或曰工則工矣非唐詩也

非唐猶之乎亡詩也嗟乎詩果若是乎哉夫詩首于
風而風嘯于世降而風移風移而詩變此天籟之所不
容已而玄籥之所不能闕也故古亡是物今則有之
矣古亡是事今則有之矣古亡是言今則有之矣古何
必俯紕乎今何必仰摹乎古並峙于寥廓之間耳惡
乎同其在人也觸境而生情而情每以境奪因情而耦
境而境即以情遷蓋今以昨為非而暮以朝為故烟雲
動植愉佚憂悲日代吾前欲一有以留之嘗見其變化
推移而莫可以繫著也吾內感于情而外觸于境以

其介然不容已者激而為散歌當是時也急起而追之如兔起鶻落猶恐不及乃不自抒其情而尋古人之情不自寫其境而擬古人之境舍真取似棄我從人有能赴其所欲言者邪且使采風者欲論其世而其事皆往世之芻狗真境界奪矣欲知其人而其言皆前人之優孟真面目適矣欲知古人之謂所興觀群怨多識者杳然不可復得于篇什內矣詩果若是乎哉竹浪齋詩草吾友李君象先之所著也象先綺歲談經度越汎葦室無塵襟居有餘閑而性獨好吟遇物揆咏奚囊所貯不可

勝載君間出其什五以示余余讀之悠然其有會也其取象也近不冥搜以為奇其銓志也真不强傳以為法能使誦者如洞其心所蘊之情而際其身所涉之境視世之專模擬而掩本情節蹊逕而奪興象殆有夷然不屑者且君方盛年舉其全力篤意于詩如騁飛黃荊白而當禺中暘谷之時誠不知其稅駕所至要以得古人微旨于形色皮膚之外而獨出其真境界面目與三唐作者相証于千載之上使君而竟其所詣即前之持論者欲以法古傲君知其不以彼易此也余向者河漢此

道久而後稍有悟于霜降水涸之理安謂作者必超然獨脫而後可法可傳而惜其才志疲薶沓拖不能復振故因讀君詩為次其兩相合者如此願終與切磋究之即世不能止疑余言而因以疑君詩請以一丸泥為君東封函谷矣

錢生漫游詩草序

顧冶

桐鄉叔問錢生者其家酷貧而頗耐游耐詩詩則嚴事京口汝翼鄔生余識錢生已逾十年亦以汝翼故而每遇之輒改色家嘗稍起矣遂忽不振如故貧也今年春

余返自吳西山而錢生進其首尾詩草曰漫游者縱若千首乞余為之證曰且某詩殊愚何敢薦學士先生願欲代雉學士先生之門而集差鈍于腕研不勝涸穎不勝禿也始重謀災之本謂非得憐某者片言冠諸首恐雉未前而指其後者踵踵矣子憐某尤甚奈何靳于言不為某地故某願借子序者如此余聞之不能讓序曰夫唐以詩賦羅天下士其元臣碩佐如陸宣公裴晉公等大抵向詩賦人也惟搢黜腐生乃不羞出訓故下聊亦攬一第博一官而已諸英雄跡弛之流皆不與焉得

所謂訓故儒者不如詩賦豪哉蓋詩賦軼于駕訓故束于教此真藏拙之府而非程材之路也即唐事效畧可見矣世徒見君家仲文湘麥鼓瑟篇餘平平不類落語便謂仲文猶倖而充賦安在得士魯不知造物特假人手以陶鑄之而其權有不專在人者及至唐中葉藩鎮碁置繡錯都得擅拜官爵于是詩賦之權又旁奪諸侯凡以詩贄者蜂擾鳥集隨贄隨傳傳者垂百輩而最後貫休者獨堅不肯倒易一字甚之朝東走越夕西走蜀也卒乃休名亦不泯于後世嗟乎為唐詩人者豈有幸

不幸耶方其盛也上心以富貴逼之而其詩神王者或不盡布逮其衰也下力以僭竊驅之而其詩氣弱者或更大著殆非從時升沉要之因人高下彼以一字而且不果殉也假令效里婦而喪敝帚乎必不欲矣固宜考論者不偏廢耳錢生貧而無寄舉口莫能言者一切蔽于詩詩既日工名亦寢滿其游故廣其贄益多第所跡者不過只尺吳越所通者不過二三薦紳所賢者不過割俸贏錢所尊者不過分庭左席止矣何論默而微神夢為仲文助不可得即陽而發狂言為貫休地亦不可

得也雖然錢生且去而汙漫游矣凡官冥之鄉罔西之野直其龜殼中物况世人猥以詩云者其壤蟲乎汝翼錢生本師也晚而好道當有聞者哉試以余言質之

金臺集序

顧冶

余友丹徒鄔汝翼少以公子為諸生即錚錚任俠負奇氣喜談兵及天下大事音若洪鐘歲就學使者試輒高等稍食廩警宗嚴益蔚起然卒不得第遂不肯竟博士業去而業詩以故家日貧游亦日放跡徧兩都會間其游黃金臺也京師諸公凡繕辭賦者爭慕之無不願一

當鄔先生乃汝翼不樂也願好與狗屠劍客縱擊筑悲歌燕市中醉則覓胡姬倚趙瑟過秦箏多集鬪雞蹴踘諸戲分曹襍進扮黛狼藉便入溫柔鄉懽懽徹旦而汝翼還視其橐裝易水生寒可掬也則倦而歸歸而產加削髮益短因自請老罷弟子員去而會雲陽子仙姿海汝翼始忻然學道盡斥其故業矣下亥秋余反舊廬汝翼適至自江上當是時汝翼方辨嚴由錢塘訪旌陽錢桂觀冠芙蓉支玉杖衣鶴氅余見之而驚以為神仙人也坐定汝翼手一編示余則往游金臺詩以屬余序云

余笑曰以君之材情提固攀思襲兩登三最勝矣獨奈何
何蛻其幻形而尚顧其泡影為哉汝翼曰不然昔吾涉
太行望居庸覽西山晴雪鱗鱗佛寺皆成金銀令人不
風而翼已踏鳳凰池繞鴉鵲觀睹一切珍禽怪獸舟荷
翠柳與絳縮珠襦窈窕細縕萬狀綽有霞征雲舉想乃
其殘香剩澤頽苑而無所寄聊復點染是集遺諸耒耜
為千秋逸響異日者倘邀寵旌陽出世五陵亦何論金
臺彼三神五城殆吾目睫間物耳吾去子矣與子尊形
而薄影毋寧留影而寓形為可也余然後悔聞道晚誠

不知汝翼夫安期梅福兩生者其初不嘗策于項羽書
擯王氏也邪一不用而棄妻子如屣得棗如瓜者蓋耻其
身之螢流電滅也汝翼不幸格于時無以銷雄心而奪
遠志今且掠滄海而東並九江而西矣安梅兩生猶將
旦暮遇之况是集者其汝翼之士豈乎余又惡能重汝
翼也于是再酌卮酒為汝翼壽而別

明文海卷二百六十七

西華書院藏



